

御選
唐宋詩醇

中華圖書館發行

御選唐宋詩醇卷之十九

太原白居易詩一

唐人詩篇什最富者無如白居易詩其源亦出於杜甫而視甫為更多史稱其每一篇出士人傳誦雞林行賈售其國相詩名之盛前古罕儔矣且夫居易豈徒以詩傳哉當其為左拾遺忠誠謇諤抗論不回中遭遠謫處之怡然牛李構釁絕無依附不以嬖倖逢時不以黨援干進不以坎壈顛躓而於邑無慘自非識力涵養有大過人者安能進退綽有餘裕若是泊太和開成之後時事日非宦情愈淡唯以醉吟為事遂托於詩以自傳焉其與元微之書云志在兼濟行在獨善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閒適者思澹而辭迂作詩指歸具見於此蓋根柢六義之旨而不失乎溫厚和平之意變杜甫之雄渾蒼勁而為流麗安詳不襲其面貌而得其神味者也而杜牧譏其纖豔淫嫵非壯人雅士所為夫居易之壯雅孰與牧詩乃纖豔淫嫵之尤者而反唇以訾居易乎宋祁據以立論抑亦惑之甚者冷齋夜話所載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解則錄之不解則又復易之亦屬附會之說不足深辯嘗考居易同時素相抵牾者莫如李德裕德裕每屏其詩不觀劉禹錫以為言德裕曰吾於斯人不足久矣覽之恐回吾心此正歐陽脩所謂雖其怨家讎人不能少毀而掩蔽之者也茲集之選芟其體之重複詞之淺易者約存若干首全集佳篇殆盡於此居易生平出處亦略見於此彼耳食者或猶加詆毀焉韓愈不云乎虬蟬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何損於香山居士歟

賀雨

皇帝嗣寶歷。元和三年冬。自冬及春暮。不雨旱熯熯。上心念下民。懼歲成災凶。遂下罪己詔。殷勤告萬邦。帝曰予一人。繼天承祖宗。憂勤不遑寧。夙夜心忡忡。元年誅劉闢。一舉靖巴邛。二年戮李錡。不戰安江東。

顧惟眇眇德遠有巍巍功或者天降殄無乃儆予躬上思答天戒下思致時豈莫如率其身慈和與儉恭乃命罷進獻乃命賑饑窮宥死降五刑已責寬三農宮女出宣徽廐馬減飛龍庶政靡不舉皆出自宸衷奔騰道路人僂僂田野翁歡呼相告報感泣涕沾胸順人人心悅先天天意從詔下纔七日和氣生冲融凝為油油雲散作習習風晝夜三日雨淒淒復濛濛萬心春熙熙百穀青茫茫人變愁為喜歲易儉為豐乃知王者心憂樂與眾同皇天與后土所感無不通冠珮何鏘鏘將相及王公蹈舞呼萬歲列賀明庭中小臣誠愚陋職忝金鑾宮稽首再三拜一言獻天聰君以明為聖臣以直為忠敢質有其始亦願有其終皇帝嗣寶曆至皆出自宸衷歷叙遇災脩省之政應天以實不以文也奔騰道路人至歲儉易為豐極形喜雨之情天人感召捷於影響也乃知王者心至末鋪陳賀雨之意而以願有其終結致規戒之詞焉史稱憲宗剛明果斷慨然發憤削平僭叛唐之威令幾於復振晚節信用非人不終其業蓋保治之難如此是詩情辭剴切忠愛藹然極有闕係之作

汪立名曰按元和四年閏三月憲宗以久旱欲降德音公見詔節未詳即建言乞免江淮兩賦以救流瘠且多出宮人上悉從之制下而雨公集中有奏請加德音中節目二件狀已責乃用左傳晉悼公已責事謂止通債也今本皆作責已誤

觀刈麥

自註時為
盩厔縣尉

田家少閒月五月人倍忙夜來南風起小麥覆隴黃婦姑荷簞食童稚攜壺漿相隨餉田去丁壯在南岡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力盡不知熱但惜夏日長復有貧婦人抱子在其傍右手秉遺穗左臂懸弊筐聽其相顧言聞者為悲傷家田輸稅盡拾此充飢腸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桑吏祿三百石歲宴有餘糧念此私自愧盡日不能忘

力盡不知熱二句。曲盡農家苦心。恰是從旁看出貧婦一段悲憫。更深聶夷中詩。暮寫不到。

雲居寺孤桐

一株青玉立。千葉綠雲委。亭高五丈餘。高意猶未已。山僧年九十。清淨老不死。自云種時。一顆青桐子。直從萌芽拔。高自毫末始。四面無附枝。中心有通理。寄言立身者。孤直當如此。香山集中古體多。以鋪敘暢達見長。短篇間以含蓄纏結生姿。此首短峭中殊有遠勢。高意猶未已五字尤妙。

問友

種蘭不種艾。蘭生艾亦生。根荄相交長。莖葉相附榮。香莖與臭葉。日夜俱長大。鋤艾恐傷蘭。溉蘭恐滋艾。蘭亦未能溉。艾亦未能除。沉吟意不決。問君合何如。

通首分三層。一層一意。妙有頓挫。短篇換韻音亦古。

燕詩示劉叟并序

叟有愛子。昔叟逃去。叟甚悲念之。叟少年時亦嘗如是。故作燕詩以諭之。

梁上有雙燕。翩翩雄與雌。唧泥兩椽間。一巢生四兒。四兒日夜長。索食聲孜孜。青蟲不易捕。黃口無飽期。嘴爪雖欲弊。心力不知疲。須臾十往來。猶恐巢中飢。辛勤三十日。母瘦雛漸肥。喃喃教言語。一一刷毛衣。一旦羽翼成。引上庭樹枝。舉翅不回顧。隨風四散飛。雌雄空中鳴。聲盡呼不歸。卻入空巢裏。啁啾終夜悲。燕燕爾勿悲。爾當反自思。爾為雛日。高飛背母時。當時父母念。今日爾應知。極尋常語。卻有關風化。足以警世。老嫗皆知。或謂此也。

杏園中東樹

人言百果中。唯棗凡且鄙。皮皴似龜手。葉小如鼠耳。胡為不自知。生花此園裏。豈宜遇攀翫。幸免遭傷毀。二月曲江頭。雜英紅旆旆。棗亦在其間。如嫫對西子。東風不擇木。吹煦長未已。眼看欲令抱。得盡生生理。寄信遊春客。乞君一迴視。君愛繞指柔。從君憐柳杞。君求悅目豔。不敢爭桃李。君若作大車。輪軸材須此。

放魚詩自注自此後到江州作

曉日提竹籃。家童賣春蔬。青青芹蕨下。疊臥雙白魚。無聲但呀呀。以氣相煦濡。傾籃寫地上。撥刺長尺餘。豈唯刀机憂。坐見螻蟻圖。脫泉雖已久。得水猶可蘇。放之小池中。且用救乾枯。水小池窄狹。動尾觸四隅。一時幸苟活。久遠將何如。憐其不得所。移放於南湖。南湖連西江。好去勿踟躕。施恩即望報。吾非斯人徒。不須泥沙底。辛苦覓明珠。

施恩即望報四語小中見大蘇軾和潛師放魚詩意本此

文柏林

陵上有老柏。柯葉寒蒼蒼。朝為風烟樹。暮為宴寢床。以其多奇文。宜升君子堂。刻削露節目。拂拭生輝光。元斑狀狸首。素質如截肪。雖充悅目翫。終之周身防。華彩誠可愛。生理苦已傷。方知自殘者。為有好文章。時貶江州隱。然有自傷之意。方知自殘者為有好文章。即杜甫古柏行之意而反用之。

秦中吟十首并序

貞元元和之際。余在長安。聞見之間。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為秦中吟。

議婚

天下無正聲。悅耳即為娛。人間無正色。悅目即為姝。顏色非相遠。貧富則有殊。貧為時所棄。富為時所趨。紅樓富家女。金縷繡羅襦。見人不斂手。嬌癡二八初。母兄未開口。已嫁不須臾。綠窗貧家女。寂寞二十餘。

荆釵不直錢。衣上無真珠。幾回人欲聘。臨日又踟躕。主人會良媒。置酒滿玉壺。四坐且勿飲。聽我歌兩途。富家女易嫁。嫁早輕其夫。貧家女難嫁。嫁晚孝於姑。聞君欲娶婦。娶婦意何如。

重賦

厚地植桑麻。所要濟生民。生民理布帛。所求活一身。身外充征賦。上以奉君親。國家定兩稅。本意在愛人。厥初防其淫。明勅內外臣。稅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論。奈何歲月久。貪吏得因循。後我以求寵。斂索無冬春。織絹未成匹。繅絲未盈斤。里胥迫我納。不許暫逡巡。歲暮天地閉。陰風生破村。夜深烟火盡。霰雪白紛紛。幼者形不蔽。老者體無溫。悲喘與寒氣。併入鼻中辛。昨日輸殘稅。因窺官庫門。繒帛如山積。絲絮似雲屯。號為羨餘物。隨月獻至尊。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進入瓊林庫。歲久化為塵。通達治體故。於時政源流。利弊言之了。然其沈著處。令讀者酸鼻。杜甫石壕吏之嗣音也。

傷宅

誰家起甲第。朱門大道邊。豐屋中楸比。高牆外迴環。疊疊六七堂。棟宇相連延。一堂費百萬。鬱鬱起青烟。洞家溫且清。寒暑不能干。高堂虛且迴。坐卧見南山。繞廊紫藤架。夾砌紅藥欄。攀枝摘櫻桃。帶花移牡丹。主人此中坐。十載為大官。厨有臭敗肉。庫有貫朽錢。誰能將我語。問爾骨月閒。豈無窮賤者。忍不救饑寒。如何奉一身。直欲保千年。不見馬家宅。今作奉誠園。

唐書曰馬燧子暢終少府監諸子無室廬自託奉誠園亭觀卽其安邑里舊第云

桂苑叢談曰馬暢以第中大杏餽中人竇文場文場以進德宗德宗未嘗見頗怪暢因令中使就封其樹暢懼進宅廢為奉誠園

傷友

陋巷孤寒士。出門苦恓恓。雖云志氣高。豈免顏色低。平生同門友。通籍在金閨。曩者膠漆契。邇來雲雨睽。正逢下朝歸。軒騎五門西。是時天久陰。三日雨淒淒。蹇驢避路立。肥馬當風嘶。回頭忘相識。占道上沙堤。昔年洛陽社。貧賤相提携。今日長安道。對面隔雲泥。近日多如此。非君獨慘悽。死生不變者。唯聞任與黎。

自注任公叔黎逢

是時天久陰六句。摹寫炎涼之況。真是不堪。近日多如此。又拓開一層。寄慨益深。

不致仕

七十而致仕。禮法有明文。何乃貪榮者。斯言如不聞。可憐八九十。齒墮髮時昏。朝露貪名利。夕陽憂子孫。掛冠顧翠綬。縣車惜朱輪。金章腰不勝。偃僂入君門。誰不愛富貴。誰不戀君恩。年高須告老。名遂合退身。少時共嗤謂。晚歲多因循。賢哉漢二疏。彼獨是何人。寂寞東門路。無人繼去塵。朝露貪名利。二句入之。淵明集中幾無以辨。或謂樂天淺易。豈其然乎。

汪立名曰。按八朝偶雋。元和初杜佑為司徒。年過七十。猶未請老。裴晉公時知制誥。因高郢致仕令詞曰。以年致仕。抑有前聞。近代寡廉罕由。斯道蓋譏佑也。公詩所指當裴同。

立碑

勛德既下。表文章亦陵夷。但見山中石。立作路傍碑。銘勲悉太公。敘德皆仲尼。復以多為貴。千言直萬貲。為文彼何人。想見下筆時。但欲愚者悅。不思賢者嗤。豈獨賢者嗤。仍傳後代疑。古石蒼苔字。安知是愧詞。我聞望江縣。勸令撫棠。自注勸令在官有仁政。名不聞京師。身沒欲歸葬。百姓遮路歧。攀轅不得歸。留葬此江湄。至今道其名。男女涕皆垂。無人立碑碣。唯有邑人知。

汪立名曰。按勸信陵貞元元年。鮑防榜下。及第。以六年作望江令。其投石祝江祈雨文云。必也私欲之。

求行於邑里慘黷之政施於黎元令長之罪也神得而誅之豈可移於人以害其歲其為政善可想見矣

輕肥

意氣驕滿路鞍馬光照塵。借問何為者。人稱是內臣。朱紱皆大夫。紫綬或將軍。誇赴軍中宴。走馬去如雲。尊罍溢九醞。水陸羅八珍。果擘洞庭橘。膾切天池鱗。食飽心自若。酒酣氣益振。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結句斗絕有一落千丈之勢。

五弦

清歌且罷唱。紅袂亦停舞。趙叟抱五絃。宛轉當胸撫。大聲麤若散。颯颯風和雨。小聲細欲絕。切切鬼神語。又如鵲報喜。轉作猿啼苦。十指無定音。顛倒宮徵羽。坐客聞此聲。形容若無主。行客聞此聲。駐足不能舉。嗟嗟俗人耳。好今不好古。所以綠窗琴。日日生塵土。

買花

秦城歲云暮。大雪滿皇州。雪中退朝者。朱紫盡公侯。貴有風雪興。富無饑寒憂。所營唯第宅。所務在追遊。朱門車馬客。紅燭歌舞樓。歡酣促密坐。醉暖脫重裘。秋官為主人。廷尉居上頭。日中為一樂。夜半不能休。豈知閹鄉獄中有凍死囚。

歌舞

帝城春欲暮。喧喧車馬度。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貴賤無常價。酬直看花數。灼灼百朵紅。愛愛五束素。止張幄幕庇。旁織巴籬護。水洒復泥封。移來色如故。家家習為俗。人人迷不悟。有一田舍翁。偶來買花處。低頭獨長歎。此歎無人諭。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結語即漢文惜造露臺意。

馮斑曰白公諷刺詩周詳明直娓娓動人自創一體古人無是也凡諷諭之文欲得深隱使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白公盡而露其妙處正在周詳讀之動人此亦出於小雅也

和答詩十首錄四首

五年春微之從東臺來不數日又左轉為江陵士曹掾詔下日會于下內直歸而微之已卽路邂逅相遇於街衢中自永壽寺南抵新昌里北得馬上話別語不過相勉保方寸外形骸而已因不暇及他是夕足下次於山北寺僕職役不得去命季弟送行且奉新詩一軸致於執事凡二十章率有興比淫文豔韻無一字焉意者欲足下在途諷讀且以遣日時消憂慙又有以張直氣而扶壯心也及足下到江陵寄在路所為詩十七章凡五六十字言有為章有旨迨於宮律體裁皆得作者風發絨開卷且喜且怪僕思牛僧孺戒不能示他人唯與杓直拒非及樊宗師輩三四人時一吟讀心其貴重然竊思之豈僕所奉者二十章遽能開足下聰明使之然耶抑又不知足下是行也天將屈足下之道激足下之心使感時發憤而臻於此耶若兩不然者何立意措辭與足下前時詩如此之相遠也僕既羨足下詩又憐足下心盡欲引狂簡而和之屬直宿拘牽居無暇日故不卽時如意旬月來多病假假中稍閒且摘卷中尤者繼成十章亦不下三千言其間所見同者固不能自異異者亦不能強同同者謂之和異者謂之答并別錄和夢遊春詩一章各附於本篇之末餘未和者亦續致之頃者在科試間嘗與足下同筆硯每下筆時輒相顧共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則辭繁意太切則言激然與足下為文所長在於此所病亦在於此足下來序果有辭犯文繁之說今僕所和者猶前病也待與足下相見日各引所作稍刪其繁而晦其義焉餘具書白

商山陽城驛中有歎者誰云是元監察江陵謫去時忽見此驛名良久涕欲垂何故陽道州名姓同於斯
憐君一寸心寵辱誓不移疾惡若蒼伯好賢如緇衣沈吟不能去意者欲改為改為避賢驛大署於門楹
荆人愛羊祜戶曹改為辭一字不忍道況兼姓呼之因題八百言言直文其奇詩成寄與我鏗若金和絲
上言陽公行友悌無等妻骨肉同衾稠至死不相離次言陽公迹夏邑始棲遲鄉人化其風少長皆孝慈
次言楊公道終日對酒卮兄弟笑相顧醉貌紅怡怡次言陽公節塞塞居諫司誓心除國蠹決死犯天威
終言陽公命左遷天一涯道州炎瘴地身不得生歸一一皆實錄事事無才遺凡是為善者聞之惻然悲
道州既已矣往者不可追何世無其人來者亦可思願以君子文告彼大樂師附於雅歌末奏之白玉埤
天子聞此章教化如法施直諫從如流佞臣惡如疵宰相聞此章政柄端正持進賢不知倦去邪勿復疑
憲臣聞此章不敢懷依違諫臣聞此章不忍縱詭隨然後告史氏舊史有前規若作楊公傳欲令後世知
不勞叙世家不用費文辭但使國史上全錄元稹詩

答桐花

山木多翁鬱茲桐獨亭亭葉重碧雲片花簇紫霞英是時三月天春暖山雨晴夜色向月淺暗香隨風輕
行者多商賈居者悉黎氓無人解賞愛有客獨屏營手攀花枝立足踏花影行生憐不得所死欲揚其聲
截為天子琴刻作古人形云待我成器薦之於穆清誠是君子心恐非草木情胡為愛其華而反傷其生
老龜被刳腸不如無神靈雄雞自斷尾不願為犧牲況此存顏色花紫葉青青宜遂天地性忍加刀斧刑
我思五丁力拔入九重城當君正殿栽花葉生光晶上對月中桂下覆堦前棠泥拂香爐烟隱映斧藻屏

為君布綠陰。當暑陰軒楹。沈沈綠滿地。桃李不敢爭。為君發清韻。風來如叩瓊。泠泠聲滿耳。鄭衛不足聽。受君封植力。不獨吐芬馨。助君行春令。開花應清明。受君雨露恩。不獨含芳榮。戒君無戲言。前輩封弟兄。受君歲月功。不獨資生成。為君長高枝。鳳凰上頭鳴。一鳴君萬歲。壽如山不傾。再鳴萬人泰。泰階為之平。如何有此用。幽滞在巖坳。歲月不爾駐。孤芳坐凋零。請向桐枝上。為余題姓名。待余有勢力。移爾獻丹庭。元詩中有爾生不得。所我願裁為琴安。置君王側調和元首音之句。此詩前段命意相似。所謂同者不能自異也。我思五丁力以下。推廣言之。放聲大作。所謂異者不能強同也。詞意本之杜甫入蜀鳳凰臺一章。然彼以淒涼激楚勝。此則纏綿濃至一唱三嘆。可知居易非無意用世者。惜旋用旋黜。不獲竟其才耳。

答四皓廟

天下有道見無道。卷懷之此乃聖人語。吾聞諸仲尼。矯矯四先生。同稟希世資。隨時有顯晦。東道無磷緇。秦皇肆暴虐。二世邁亂離。先生相隨去。商嶺採紫芝。君看秦獄中。戮辱者李斯。劉項爭天下。謀臣竟悅隨。先生如鸞鶴。去入冥冥飛。君看齊鼎中。焦爛者酈其子。房得沛公自謂相遇遲。八難掉舌樞。三界役心機。辛苦十數年。晝夜形神疲。竟雜霸者道。徒稱帝者師。子房爾則能。此非吾所宜。漢高之季年。璧寵鍾所私。冢嫡欲廢奪。骨肉相憂疑。豈無子房口。舌無所施。亦有陳平心。心計將何為。瞞瞞四先生。高冠危映眉。從容下南山。顧盼入東闈。前瞻惠太子。左右生羽儀。卻顧戚夫人。楚舞無光輝。心不畫一計。口不吐一詞。暗定天下本。遂安劉氏危。子房吾則能。此非爾所知。先生道既光。太子禮甚卑。安車留不住。功成棄如遺。如彼旱天雲。一雨百穀滋。澤則在天下。雲復歸希夷。勿高巢與由。勿尚呂與伊。巢由往不返。伊呂去不歸。豈如四先生。出處兩逶迤。何必長隱逸。何必長濟時。由來聖人道。無朕不可窺。卷之不盈握。舒之亘八陲。先生道甚明。夫子猶或非。願子辨其意。為予吟此詩。

元詩責四皓定惠帝以釀呂氏之禍此事後之論未免過苛假令當年廢長立愛如意嗣位所恃以託孤者獨一周昌耳絳灌諸人未必帖然心服且產祿輩根蒂深固呂雉搆惠益急保無意外之變耶居易馭之自是正論起引孔子語末又歸到聖人之道前後照應中間以子房作陪蓋當劉項逐鹿之時羣雄擾擾皆功名之士子房獨具入道之姿其傑出者也借賓定主身分愈高隨手帶出陳平則賓中賓也未又以伊呂巢由作襯議論瀾翻不竭全是以作文法行之直可當一篇四皓論讀

和雉媒

吟君雉媒什一哂復一歎和一何晚今日乃成篇豈唯鳥有之抑亦人復然張陳刎頸交竟以勢不完至今不平氣塞絕派水源趙襄骨肉親亦以利相殘至今不善名高於磨笄山況此籠中雉志在飲啄間稻粱暫入口性已隨人遷身苦亦自忘同族何足言但恨為媒拙不足以自全勸君今日後養鳥養青鸞青鸞一失侶至死守孤單勸君今日後結客結任安主人賓客去獨住在門闌正意多喻意少言下疎然驚心動魄

御選唐宋詩醇卷之二十

太原白居易詩二

新樂府并序自注元和四

序曰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斷為五十篇篇無定句句無定字繫於意不繫於文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詩三百之義也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誠也其事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律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七德舞

美撥亂陳王業也

自注武德中天子始作秦王破陳樂以歌太宗之功業貞觀初太宗

後詔郊廟享宴皆先奏之

七德舞七德歌傳自武德至元和元和小臣白居易觀舞聽歌知樂意樂終稽首陳其事太宗十八舉義兵白旄黃鉞定兩京擒元戮竇四海清二十有四功業成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亡卒遺骸散帛收饑人賣子分金贖魏徵夢見子夜泣張謹哀聞晨日哭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剪髮燒藥賜功臣李勣鳴咽思殺身含血吮瘡撫戰士思摩奮呼乞效死則知不獨善戰善乘時以心感人人心歸爾來一百九十載天下至今歌舞之歌七德舞七德聖人有作垂無極豈徒耀神武豈徒誇聖文太宗意在陳王業王業艱難示子孫

五十首以此起體裁極合大雅原周受命之由而必本之文王以明王業之所由盛唐之受命始於高祖而開王業者則太宗之功太意歸重在得人心人心之歸王業之本也亡卒遺骸散帛收十句皆得人心之實事鋪陳詳贍詞旨壯雅琅琅可誦

雞肋集曰子幼時讀太平廣記見唐太宗遣蕭翼蘭亭敘事蓋謫以出之輒歎息曰蘭亭敘若是貴耶至使萬乘之主捐信於匹夫傳稱子貢詐而存魯弦高誕而存鄭遺一言之細建二國之業猶不可以為常以太宗之賢魏巍乎近古所無奈何溺小嗜好而輕喪其所常之寶異於得原失信不圖而去矣晚多閒居頗屏世好獨於古人筆墨之遺愛而不能置因誦白居易七德歌曰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歎曰太宗以一旅取天下惟信耳夫不吝三千女而放出宮自信也不約四百囚而來歸獄人信也晉捨原何足道哉

宋名臣言行錄曰太宗語侍臣曰朕何如唐太宗左右互辭以贊獨李昉無他言微誦七德舞詞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上聞之遽興曰朕不及朕不及卿言警朕矣

海漫漫 戒求仙也

海漫漫直下無底旁無邊雲濤烟浪最深處人傳中有三神山山上多生不死藥服之羽化為天仙秦皇漢武信此語方士年年采藥去蓬萊今古但聞名烟水茫茫無覓處海漫漫風浩浩眼穿不見蓬萊島不見蓬萊不敢歸童男少女舟中老徐福文成多誑誕上元太乙虛祈禱君看驪山頂上茂陵頭畢竟悲風吹蔓草何況元元聖祖五千言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昇青天

神仙之說世主多為所惑而方士因得乘其蔽而中之史策所垂足為炯戒憲宗不悟服柳泌金丹致殞此詩作於元和初想爾時已有先見耶唐室崇奉老子一結借矛攻盾極其警快

立部伎

刺雅樂多替也自注太常選坐部伎無性識者退入立部伎又選立部伎無性識者退入雅樂部則雅樂之聲可知矣

立部伎鼓笛謚雙舞劍跳七九嬭巨索掉長竿太常部伎有等級堂上者坐堂下立堂上坐部笙歌清堂下立部鼓笛鳴笙歌一聲眾側耳鼓笛萬曲無人聽立部賤坐部貴坐部退為立部伎擊鼓吹笛和雜戲

立部又退何所任。始就樂懸操雅音。雅音替壞一至此。長令爾輩調宮徵。園丘后土郊祀時。言將此樂感神祇。欲望鳳來百獸舞。何異北轅將適楚。工師愚賤安足云。太常三卿爾何人。

上陽白髮人

愍怨曠也

自注天寶五載已後楊貴妃專寵後宮人無復進幸矣六宮有美色者輒置別所上陽是其一也貞元中尚存焉

上陽人。紅顏暗老白髮新。綠衣監使守宮門。一閉上陽多少春。元宗末歲初選入。入時十六今六十。同時采擇百餘人。零落年深殘此身。憶昔各悲別親族。扶入車中不教哭。皆云入內便承恩。臉似芙蓉胸似玉。未容君王得見面。已被楊妃遙側目。妬令潛配上陽宮。一生遂向空房宿。宿空房。秋夜長。夜長無寐天不明。耿耿殘燈背壁影。蕭蕭暗雨打窗聲。春日遲。日遲獨坐天難暮。宮鶯百轉愁厭聞。梁燕雙栖老休妬。鶯歸燕去長悄然。春往秋來不記年。唯向深宮望明月。東西五百迴圓。今日宮中年最老。大家遙賜尚書號。小頭髻履窄衣裳。青黛點眉眉細長。外人不見見應笑。天寶末年時世妝。上陽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兩如何。君不見昔時呂尚美人賦。又不見今日上陽宮人白髮歌。

新豐折臂翁 戒邊功也

新豐老翁八十八。頭鬢眉鬚皆似雪。元孫扶向店前行。左臂憑肩右臂折。問翁臂折來幾年。兼問致折何因緣。翁云實屬新豐縣。生逢聖代無征戰。慣聽梨園歌管聲。不識旗槍與弓箭。無何天寶大徵兵。戶有三丁點一丁。點得驅將何處去。五月萬里雲南行。聞道雲南有瀘水。椒花落時瘴烟起。大軍徒涉水如湯。未過十人二三死。邨南邨北哭聲哀。兒別爺娘夫別妻。皆云前後征蠻者。十萬人行無一回。是時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將大石槌折臂。張弓斂旗俱不堪。從茲始免征雲南。骨碎筋傷非不苦。且圖揀退歸鄉土。此臂折來六十年。一肢雖廢一身全。至今風雨陰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終不悔。且喜老身今獨在。不然當時瀘水頭。身死魂孤骨不收。應作雲南望鄉鬼。萬人冢上哭啾啾。老

人言君聽取。君不聞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黷武。又不聞天寶宰相楊國忠。欲求恩幸立邊功。邊功未立生人怨。請問新豐折臂翁。

大意亦本之杜甫兵車行前後出塞等篇。借老翁口中說出。便不傷於直遂。促刺刺如聞其聲而窮兵黷武之禍。不待言矣。未又以宋璟楊國忠比。勘開元天寶治亂之機。具分於此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可謂詩史。

司天臺 引古以儆今也

司天臺。仰觀俯察。天人際。羲和死來職事廢。官不求賢空取藝。昔聞西漢元成間。上陵下替謫見天。北辰微暗少光色。四星煌煌如火赤。耀芒動角射三台。上台半滅中台圯。是時非無太史官。眼見心知不敢言。明朝趨入明光殿。唯奏慶雲壽星見。天文時變兩如斯。九重天子不得知。安用臺高百尺為。

捕蝗 刺長吏也

捕蝗捕蝗誰家子。天熱日長飢欲死。興元兵後傷陰陽。和氣盡蠹化為蝗。始自兩河及三輔。存食如蠶飛似雨。雨飛蠶食千里間。不見青草空赤土。河南長吏言憂農。課人晝夜捕蝗蟲。是時粟斗錢三百。蝗蟲之價與粟同。捕蝗捕蝗竟何利。徒使饑人重勞費。一蝗雖死百蝗來。豈將人力勝天災。我聞古之良吏有善政。以政驅蝗蝗出境。又聞貞觀之初。道欲昌。文皇仰天吞一蝗。一人有慶兆民賴。是歲雖蝗不為害。姚崇之法至今重之。固將以人力救天災也。詩意不主捕蝗正。以有向上一層在。

昆明春

思王澤之廣被也。自注貞元中始漲注

昆明春。昆明春。春池岸古春流新。影浸南山青澗濱。波沈西日紅綸綸。往年因旱池枯竭。龜尾曳塗魚煦沫。詔開八水注恩波。十介萬鱗同日活。今來淨綠水照天。游魚鱗鱗連田田。洲香杜若抽心短。沙暖鶯鶯